

# 戈壁情感錄

陈剑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戈壁情感录

陈剑彤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frac{5}{8}$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 7-5306-2236-6/I·1989

定价:10.90元



作者近照          并题：  
从无笔耕意  
一日心生潮

陈剑光  
95年秋于胜子

一对青年命堪悲  
风雨京都两离分  
纵然是戈壁处处有芳草  
终不忘云海天边一丽妹  
方有这吁天问地情感录  
方有这殷殷信鸽飞飞飞

## 编 语

我回到故乡已经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生活得还算怡然、宁静，有了和睦的家庭，有了固定的工作，虽只是一名很低级的公职人员，但读书为明道，岂在掇青紫。特别是社会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似乎真的正逐渐到来。当然，于这春的汪洋里徜徉，却仍时时感到柳絮的飘零。恼人的轻薄的柳絮哟，我明白，它终究要在香夏的绿叶中消溶。香夏的绿叶哟，当我影衬其中，苦心幽读之时，又时因蚊虫的光顾而不宁。可恶的蚊虫，我知道他们终经不起秋风的劲扫、冬雪的冰封，再回几番落叶，更舞几度猎风，天地将愈益净化、清明。

然而，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探索光天，遥见东华之时，又常常会目落地平，仿佛心田的泥土中有木犁在拱动，有种芽在育繁，有地泉在喷出。我就会生出无奈、不安与烦苦，乃至频频失枕，子时披衣，徘徊中庭……啊，我终于明白，我是在追梦，我是在怀念，我难忘，永远难忘我的始终热爱的挚友文地兄。

去年春天，久居云海四方的北京中C院的几位老同学，终因怀旧，共约天都。颐园荡桨，舟至后湖，曲岸翠柳垂荫，榆叶梅正吐芬芳，这是在京读书期间我们和文地、天妹等最爱游的地方。文地、天妹生性善良，他们间的挚情挚爱，向为他人所慕，但又被人弄得很惨，有时甚至只能偷偷进行。斯时相聚，却再无二人，心境难免苍凉。

文地离校以前被打成“反动学生”，先坐牢，后被流放到蒙西戈壁草原。天妹则因受文地牵连，亦被发配边南。一对原本

天作之合的有情人，就这样被生生割离，至死未能见面，今已双双离世二十五年矣。

伤感中，大家不约而同地采集了岸边的野花、香草，编成一个小小花圈轻放水面，让它随波流远，以作祭奠。并责承我和夏洁把文地流放西北的几年生活写作成书，由我执笔，更作永久的纪念。

文地不仅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更是我少年时期的耳鬓厮摩的同乡、同伴。我们一起在家乡的护城河畔长大，童贞的美丽的迷梦把我们网结在一起，天长地久，胜于兄弟。所以写书任务非我莫属。夏洁同样是天妹是好的朋友，情同姐妹，亦欣然从命。于我更可以补偿那长久的思念和了却那耿耿郁结的不安。

两年来，我趁工作之便，跑了许多地方，也辗转到过文地当年放牧的旧地，走访了一些认识文地的西部牧民，那真是好一块伟大苍凉的土地，好一方古朴善良的人民呀！无怪文地过去一直说他爱那里。为了成书，夏洁更寄来了她苦心从天妹家人那里收集和一直保存的许多文地的信札。读着这些信我流泪了，却也又生犹豫。文地本是一个情感深沉的人，西去的几年里思想情感更为复杂，我已实在无法把读、定位和寻见他，难以插足，给自己留下一尺之地，一句话，我无从下笔。更况，我本不是一个写作的人，初提笔管竟如同一个笨拙的孩子，第一次使用圆规，总也不读成圆。

应当说，一个人的生活记录是严肃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影子。“影子”者，只有当太阳当头的时候才比较真实，乃至根本没有影子，而是一个忠实的圈，面是本身。可是唉，年华如

飞，二十五年过去了。如今，春树已苍，太阳西斜了，影子拉长了。我想，即便是文地、天妹本人仍然活着，自去回念，许多往事，怕也难奈难清了吧？何况他人乎？我思之再三，和夏洁等信商，终于有了共识：与其费力写作，不如整理辑录。即将西北三年文地给天妹、夏洁的通讯，也包括与我互通的几封，原封不动地交出来——当然，那时大家都不大快乐，但那不正是太阳当头的时候么？！权作对那些尚未忘记文地和天妹的朋友们有个交待，也算我完成了任务。这虽属偷懒，却也不乏自知之明吧！

其实，即便这样办，我也仍然是诚惶诚恐，其一，文地留下的信札，可以讲是一片汪洋，涉及面很广，更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现实批判者，往往叫我无所适从，难以取舍。其二，部分信札从落笔日期看，时间间隔距较长，断层很多。这说明，有些信札已经丢失，或是我们还未搜集得到，整理中难免会出现错乱和不明确之处，唯请读者诸君子予以体谅。

至于文地的此段生活反映了什么？却并未深想，只是常常在发问，生活的方程式为什么会是这样？你看那浩浩苍穹能浮起万千星斗，你看那茫茫宇宙能调和着日月的平衡，为什么这小小的地球偏要生出人间如许的矛盾、不平和悲苦呢？岂不很叫人无奈么？最后，我还要交待的是：把信札分为七卷，那完全是编者的意思。而信札中的部分地名、人名，我或用英文字母代替，或是略作了改动，未改动的人名，那也是争得了本人同意的。

可是，文地、天妹如若活着，会愿意把这些信札公开么？回答是肯定的。不信，请看文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曾给过我的

一封信，我把它放在卷首，姑且当作是文地在给自己的书作序吧。

言华

一九九五年春于潍宁



## 序 文（代）

言华兄，春时来信，至夏始复，我总是对不起你。难道忘却了吗？不，我的挚友，我常望高天呼唤着你的名字，我说在我苦闷的岁月中，爱我、知我，实如君者确是寥寥。

是的，在这唯我独尊，以“政”为棒，排它的社会生活中，在这“文战”之后的余哀里，“友谊”之情，在许多方面，在许多人的脑中，也许早就冰凉、淡泊了吧？然而，我庆幸，我们的手却一直紧握着，并没有去沾污“朋友”这一崇高的字眼，并藉着它来安慰、鼓舞我们的生活……

啊，大西北，我生活和爱恋的这块地方，群山是多么巍峨，戈壁是多么地深远，确实较少内地的空气污染和噪音。

纵观历史，古老的中华文明，几度变迁，它由西北—黄河中上游，向中原、汉中，又折向长江流域，再转向渭河平原，之后，重掉头黄河，北去幽燕！所以，谁能保证，大西北不能再度揭起中华民族文明的新篇！

朋友，我常在西北的群山岩头，看见那骄傲的雄鹰，在头顶上下翱翔——它去了，在白云下消失，逐渐变成一个黑点；它来了，来了，转眼又扩大成一个赭色的扇面。有一次，有一只，它一拍健翎，头撞峰巅，堕落深谷，然而死得是何等地壮烈呀！

朋友，在阿拉善的戈壁长空，每当秋来，我都喜欢仰视苍穹，寻觅那队队延颈展翅，横空而过的雁群，它们不畏高天寒流，向遥远的南天飞去，探索着温暖的春天。这历经磨难，却品

质崇高的候鸟，其生存、搏斗的勇气，实在和雄鹰无差啊！

在一次边境放牧时，一群大雁息落泽草间，适巧有位狩猎的牧人经过，他交给我一支猎枪，鼓励我。我端起了枪，瞄准了，却又放下了——生命是美好的，我终究不能做一个猎人！啊，在与人类或自然界一切美好生命的搏斗中，我永远，永远只愿去做一个弱者。难怪有人说我“没有出息”。

可是，我的朋友，我怎么有资格在这里向你说教起来！因为我的脆弱，你比谁都更明白呀！我是何等地向往南国——快三年了，三年了，她，她，我的生命的另一半，我的梦魂永生围绕的天妹怎样了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且已许久没有收到她的来信。她为了我忍受了怎样的痛苦，我多么希望能生活在她的身边，或她生活在我的身旁哟。多么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真能化作安徒生窗前的燕子，负着她飞过高山、飞过草原、飞过森林、飞过海洋，寻找那未有寂寞、孤独，未有伤心、不平，鲜花开遍的土地。但是，这一切，将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永远地如梦如空啦。我已明显地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生活果若能给我第二次生命，我将告诉中华，告诉天地，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重蹈西北！这就是我的回答。

言兄，你和我的其它许多友人们，每每来信，都一致向我要什么“出塞曲”，甚至天妹也常鼓励我动笔，那似乎是要向社会表示每个人的存在和爱的权利。

言兄，我因“自由”而被发配荒漠，亦因“自由”而安于西地。自与天妹分开的那一天起，我便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只能有情而无缘，只能怀爱而无姻。我不能牵连天妹她们，我不配。也不愿意！试问，一个自怀苦痛的人怎么会给别人带来幸福？

一颗已经清冷，近乎灰色的心，他的文字又怎么会给朋友带来欢欣？更何况，我总以为，如若一个人写不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那就不如不写。可既然朋友们要求的仅仅是记事而非文学，那么，言兄，如若我能活得长久一些（我已病重），我可以答应你们。其实，这些年，在我给友人的信件中已经对西北的生活有了些记录。已经把一个赤裸裸的我暴露了。这个“我”——他的思虑，他的理想，他的道德，他的郁闷，他的优柔，他的狭隘，和他的虚伪、懦弱、邪念都暴露出来了……

言兄哟，西北的几年改造给我留下了什么？变得更坚强了，还是更脆弱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我更能冷静地对待一切事物，更挚着地追求爱与美了。我向往着真！这些日子啊，灵魂在幽翠的群谷中，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也许已走过了几个世纪，天上地下我都看到了……言兄，我并不想向友人们掩盖我这灵魂一角的“禁地”，然而，当我有一天向你们敞开、奉献的时候，也许要问：我们是不是迷茫的一代，牺牲的一代！

谁该还我青春！？

拥抱你！

你的忠实的朋友 文地

一九七一年夏于阿拉善蒙包

# 目 录

编语	1
序文(代)	1
第一卷 离都	1
第二卷 初牧	37
第三卷 卓玛	80
第四卷 燕翼	124
第五卷 驼路	157
第六卷 夏梦	202
第七卷 秋音	241
跋	258

第一卷

离 都



## 1968年12月21日于睢宁陵兰果园

天妹：

负着痛苦的爱

我们分手已经九天

追逐着另一个爱的地点

我来到了故乡果园

怎能忘却你离别的叮咛，所以一来到姐姐工作的地方——陵兰果园，便给你写这封信，这别后的第一封信，尚未知你什么时候能够收到。

你的照片放在我的面前，仍然是微笑着，可那真实的你也许永远见不到了，见不到了……

我因旅途羁绊，昨日才到陵兰，在绵延数里的苹果、桃梨树间，我寻找着你曾留下的脚印，隆冬的寒风掀动我的衣角，吹打着我的脸面，光裸的果枝，四下伸织的硬网，挑断我的头发，碰破我的颊颜，仍不能把我从昔日的追念中拉回来。三年前，三年前那曾经唤醒过我们沉睡的青春，撩拨我们去共同编织未梦的行行果苗，如今已经长高了，成林了。青春的生命是如此地旺盛，可它随意一掷的人间的幸福又去去何匆？而今，我却仅能以凋零者的心情，去伴随落华，凭吊那已逝的春景——哟，那短短的十日，那十日的丽天锦地，十日的携手双影，已随苹花桃叶，永葬西风。

我岂不太软弱缠绵了吗？我很自己！

现实不容的爱是应该分割的！

我昂首挺胸，近乎疯狂地向着国际奔去——我要忘却那与你分别的爱的痛苦，去寻找那手足团聚的温情。

未曾想到，一跨进姐姐家门，就看到你从南京寄来的三封信已在等着。我心中顿时一热，啊，爱，原来是不能忘却的！京城离别的一幕便又呈现在眼前：

十二月十三号，寒冷的北京城，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如同一个潜行者，悄悄地离开了学院。当步出校门的一瞬竟忍不住回头一探，发觉泪水就要溢出，便紧紧咬住嘴唇，以至流出血未，我想把这一口殷红的鲜血吐向雪地，但那不玷污圣洁了吗？我咽到了肚里，连同屈辱一起咽到了肚里……

天妹，你知道吗？夏洁曾无意识地向我说过：全校不少同学在议论，议论她，议论你，为什么总不能和我这思想反动的分子划清界线？尤其是有些“革命”的女学生们，每见着我就象见着一只不吉利的乌鸦，远远地吐着唾沫。其实，此事我早有所察。起初以为那是她们正常的分泌，后来才渐渐明白是受了我的刺激。我能怎么办？刚被释放的我当然是“罪有应得。”可你何罪之有？所以怕她们又要对你无端的诽谤、言辱，决计不让你送行，但你仍然坚持着偷偷随来了。

长安街上，我们徘徊、留连；天安门前，我们无语、哽咽。望又望啊，那红墙金瓦的古都天庭，我真想长跪不起，问几声：“为什么？为什么？！”在那儿，谁不曾接受过领袖的检阅……看那赤旗招展、万头攒动、语录高举的红海，听那山呼万岁万岁



万万岁的狂涛澎湃，我只不过多说了四个字，“我不明白，”便就此成了罪人！

抛开吧，抛开吧，这恶梦一般的回忆。

应该记得的是，那最后的逗留之际，是你找了一家饭店，花了那么多钱，我批评你，你哭了，说是“永祭！永祭！”我们筷未动，口未张，咽进肚里的全是泪水，泪水……看窗外，大雪正漫天飞舞，这该是我们几年来挚诚挚爱的结晶吧？多么莹彻，然而又多么地凄清！

忘不了啊，那一刻。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就要启动的那一刻，你一只手隔着车窗，拉住我紧紧地不肯放松，另一只手则捂住嘴里同样是紧紧地，紧紧地咬着的手帕。我看见那无声的泪和血，染红、污湿了你洁白的手帕！终于，列车突然启动了，我猛地松开你的手，转过脸去，颓然地倒向了座椅，双手捧住垂到胸前的头，再也不能自抑，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默默地顺着指缝向袖口里涌流，涌流……

啊，天妹，我们曾共同保证：“决不在人前流泪！”我记得多么清楚，两年前，当我的双手被那冰凉的钢链锁住，被如狼似虎的人们推向囚车的时候，你一下子倒进了夏洁的怀抱，她迅速地把你扶走了，泪没有在人前流出。我呢？我更没有泪，只有愤怒！

但这京城车站永恒的一别，却把两年来的积泪全部引动了，泪哟，原来它一经引动竟似若泉流，如此地难遏难抑……

是的，天妹，除了这无声的泪，我还有什么话说？无罪而遭摧残，却不容辩白，生离永诀竟不能与你一尽别意！

是的，我还有什么话说？日日夜夜眷恋着炎黄“父母”，爱